

作者〔美〕 托马斯·哈里斯

译者 邱奇志 吴俊等

英文审校 沈群

黑九月 报复行动

农村读物出版社



黑九月报复行动

作者：〔美〕托马斯·哈里斯

翻译：邱奇志 吴峻 等

英文审校：沈 群

农村读物出版社

黑九月报复行动

作 者: (美)托马斯·哈里斯

翻 译: 邱奇志 吴俊 等

英文审校: 沈 群

责任编辑: 李方鹰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胶印二分厂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00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一版 1988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70,000 册

书号: ISBN7 — 5048 — 0504 — 1/I.118

定价: 2.80 元

黑九月报复行动

(内容梗概)

本书所叙述的是一个正义与邪恶、恐怖活动与世界安宁之间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的故事。

曾因袭击慕尼黑奥林匹克村的以色列运动员而闻名于世的贝鲁特“黑九月”恐怖组织，由于憎恨美国不断地提供给以色列军事援助以屠杀阿拉伯人而制定了一项炸毁美国一座能容纳八万观众的体育场的详细计划，作为对美国人的报复。计划的制订者及执行者之一戴丽亚，以自己的色相骗取了兰德——一名美国越战退役军人为之卖命。戴丽亚从美国回贝鲁特报告美国方面的准备情况及商讨炸弹的运输问题，就在这天晚上，“黑九月”的头子耐亚被以色列突击队击毙在卧室内，而戴丽亚却从突击队员的枪口下侥幸逃脱。她继续潜往美国实施计划，以实践她要美国人“十万个换一个”的诺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以色列反间谍组织的凯巴克夫上校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他是斯拉夫人，儿时的经历使他对战争切齿痛恨。他满身的伤疤足以告诉人们他曾与恐怖分子展开过无数次的生死搏斗，除掉耐亚便是他的近作。他从耐亚屋里得到的磁带及其他一些资料中得出恐怖分子将要袭击美国的结论，而进一步断定执行者是个女人。美国保安局却不以为然，认为他的分析完全是耸人听闻，凯巴克夫只能带着自己手下的几个突击队员单干。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不以为然，恐怖分子从容地按计划一步步地实行。新年时将在奥尔良举行一次超级杯橄榄球赛，届时总统也将莅临，那个体育场便是他们炸毁的目标。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他们将炸弹运进了美国，这才使得美国人警觉起来。

凯巴克夫上校也在积极地行动着，他抛开了一切生死概念和让他柔肠寸断的儿女之情，与恐怖分子展开了一次次的肉搏战。他也是个幸运的人——在他一次偶尔受伤时，戴丽亚从新闻报道中认出了他，并且使用巧妙的手段去刺杀他，而他却恰巧刚换了医院。而这一切丝毫也动摇不了他与恐怖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

新年的球赛到了，戴丽亚和兰德驾驶着飞艇把炸弹运往体育场——他们将与八万人同归于尽，凯巴克夫乘坐着直升飞机紧追不舍，终于把兰德击毙在体育场上空。为了不让飞艇落在体育场里，为了保护八万和平居民的生命，凯巴夫上校用最后的生命换取了飞艇坠毁在河里，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陌生国度里的追求和平的人民，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昔日的情人望着河里的残骸，心中却永远都抹不去一个真正男子汉的身影。

这个故事告诉所有的人：一切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人们不要忘记，在每一片和平的背后，都有许多热爱和平的人们为它献出过鲜血和生命。

——译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夜幕降临了。机场的出租汽车沿着那条六英里长的海滨公路向贝鲁特疾驰。戴丽亚·艾亚德坐在小车的后排座位上，望着远处的地中海在余晖中由白色变成了灰色。她想着美国，等待着他将提出的各种问题。

出租车转上鲁佛顿大街，穿过市中心以及居住着许多巴勒斯坦难民的犹太区。不用任何暗示，司机紧盯着反光镜，关闭了车灯，把车开进了鲁告贝尔—内克海尔区附近的一个漆黑的小院里。四周非常静寂，戴丽亚听得见远处的汽车声以及摩托车熄火的声音。

车一停下，四扇门一下子打开了，屋里射出了强烈的灯光，晃得司机睁不开眼。戴丽亚闻到了在她眼前晃动的手枪枪口里散发出的机油味。

一个男子拿着手电走到小车的后门边，手里握着手枪。

“戴妮，”她轻轻地说了一声。

“请下车，跟我来”。他的话夹着浓重的阿拉伯口音。她的头儿正在这间静室里等着她。哈费兹·耐亚——RASD恐怖组织的首领——背靠着墙坐在桌边。他个子很高，头却很小。他的部下背地里都叫他“螳螂”。乍看上去，他似乎弱不禁风，而且胆小如鼠。

耐亚是“黑九月”组织的总指挥，他从不愿接受“中东形

势”这一概念，对阿拉伯人重建贝鲁特也不感兴趣。戴丽亚也同样如此。

屋里其他两人也一样：阿布·阿里掌管着“黑九月”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行动小组；默罕默德·法西尔曾经指挥过对幕尼黑奥林匹克村的那场袭击。他们神出鬼没，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从不知道他们下一次将在哪儿动手，因为“黑九月”的行动全在他们头儿的脑海中，正象意念存在于人体中一样，难以捉摸。

正是这三个人制定了“黑九月”下一步将在美国行动的计划。至少有五十个方案被提出来，然后又被否决了。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军火仍在源源不断地运往以色列。

终于他们又有了新主意。如果现在耐亚能最后拍板的话，那么这项重任将系戴丽亚于一身。

她把外衣脱下搭在椅背上，然后转过脸来说道：“好啊，同志们”。

“你好，戴丽亚同志，欢迎你。”耐亚说着，却没有站起身来，另两个在她进屋时也未起身。看上去似乎在美国的日子使她有点变样了，可她依然美丽，也不失机敏。

“美国那边准备好了，”她说到，“我很高兴他将参加整个行动，他活着就为了这一刻。”

“他坚定吗？”耐亚的目光似乎要看到她的心灵深处。

“非常坚定。我支持他，他得靠我的帮助。”

“从你的报告里我都知道了，但密码用的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吗，阿里？”

阿布·阿里紧紧地盯着戴丽亚。她忘不了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里的那篇拙劣的演说。

“那美国人看上去理智吗？”他问道。

“当然”。

“你不认为他在发疯吗？”

“神圣的义务和表面的理智不是一回事，同志。”

“他很依赖你，是吗？他会不会有时对你也有敌意？”

“有时也会的，但不经常。”

“他阳萎吗？”

“他自己说他从越战退役后就落下此症，直到两个月前才康复。”戴丽亚看着阿里。而在他眼里，她却象一只可爱的小猫。

“是你帮助他摆脱那病的，是吗？”

“这不是帮助，同志，这是一种控制。而我的肉体对于这种控制是最有效的。好比一支枪我使用得得心应手，我为什么不用呢？”

耐亚赞许地点点头，他知道她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戴丽亚曾经训练过三个日本的恐怖分子。那三个家伙后来袭击了台拉维夫（以色列共和国首都——译者注）的洛得机场，大开杀戒。而确切地说，参加训练的有四个日本人，另一个因受不了那种训练而精神失常了，戴丽亚当着另三个的面用手枪把那家伙打得脑浆迸裂。

“你凭什么说他不会失去理智，然后在美国告发你呢？”阿里仍然坚持着。

“即使他那样做了，那些美国佬又能得到些什么？”戴丽亚说到，“我不过是个小卒子，他们要抓的是大头目，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美国人已经准备了好多的‘塑料’。”这恰是耐亚在盘算的。她看见耐亚的目光紧盯着她。

以色列的反恐怖组织几乎一直在用美国的 C-4 塑料炸弹。耐亚还记得他把他哥哥的尸首从炸碎了的公寓里扛出

来，尔后又返身去找他哥哥那条被炸飞了的腿。

“那个美国人等着我们，因为他需要炸弹，这你是知道的，同志。”戴丽亚说着，“他还继续需要我干些别的。他一个炸弹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给他，我想他大概不会因为所谓的‘理智’而失去人之常理，所以他不会甩开我的。”

“那让我们再认识认识他吧，”耐亚说，“戴丽亚同志，你只是从一个方面去研究了他，现在我们从另一些场合下看看他吧，阿里？”

阿布·阿里将一台16厘米的放映机放在桌上，然后灭了灯。“我们这几天刚从一个越南的灵通人士那儿搞来这个，戴丽亚同志。这个曾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播过一次，不过那是在你到这个作战室参加我们的事业之前的事了。不知你看没看过。”

片头跳过一些数字之后，里面传出解说员的声音。正片开始了，首先是越南的国歌，然后，一间粉刷一新的房间出现在墙上那块方方的画面上，两个美军被俘人员坐在地板上。一个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放着一架麦克风，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在讲台上慢慢地踱着步。他从头到脚都穿着战俘的衣服，一只手插在兜里，当他向房间里的官员鞠躬时，他的另一只手仍放在大腿上，然后他转向麦克风，慢慢说道：

“我叫迈克尔·兰德，美国海军上尉，被俘时间是1967年2月10日，当时我正轰炸宁宾附近的一家医院，尽管我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越南政府并没有惩处我，而是让我去看看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以及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内疚，我对杀害那些孩子们感到内疚，我想唤醒美国人民制止这场战争。越南人民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这些都应归咎于那些战争贩子！我对我

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

镜头转向了其他战俘，他们的坐姿就象在一间正上着课的教室里，只是一个个脸色苍白。影片在一片国歌声中结束。

“不成体统，”阿里说着，他的英语几乎是无疵的。“应该把他的手捆起来。”从影片一开始起他就一直盯住戴丽亚看。有一瞬间，她瞪大眼睛看着画面上那张削瘦的脸，否则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炸医院，”阿里咕哝着：“他倒是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被俘时是驾驶着一架直升飞机，他曾试图去救另一群美国兵，”戴丽亚说，“你看过我的报告的。”

“我看过他对你说的那些。”耐亚说道。

“他对我说的是实话，他没有撒谎。”她说，“我和他在一起住了两个月，我知道这些。”

“说起来这也只是个小问题。”阿里说，“关于他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

在这之后的半小时中，阿里询问了她关于那美国人习性的每一个细节，当所有这些结束的时候，戴丽亚甚至觉得这屋里充满了另一种气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幻觉，她都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那时她才八岁，每天她守在母亲的床边，有一个人每夜给她们母女俩带点吃的来。

法西尔静静地听着所有的问题。他是机械方面的专家，他的指尖上布满了茧子。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他的皮包就搁在他脚边。

“那美国人会使炸弹吗？”

“只会使那种陆军工兵用的，不过他已设计好了每一个细节，我想他的计划还是可行的。”戴丽亚答道。

“对你来说可行，同志。也许你也深深地陷进去了，那么让我们也看看它如何可行。”

她此刻企盼着那美国人，希望眼前这些人能听听他那不紧不慢的声音，听听他那一整套有步骤的计划，每个方案都有其实施办法。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详尽地述说了那个怎样一下子让八万人丧生的计划，其中还包括美国的新总统，而且这场面将发生在所有美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

“问题是炸药的数量，”戴丽亚说，“我们只有有限的六百公斤塑料炸弹，请给我一支烟，再拿一支笔一张纸来。”

她从桌边弯下身去，拿出一个弯形的东西来，看上去就象是从碗上截下的一部分，然后又拿出一个更小的与其相似的东西来。

“这就是袭击目标。”她指着那弯曲的模型说，然后将笔指向那个小的，“基本形状就是这样，它……”

“对，对。”法西尔插进来，“就象一把双刃大刀，就这样简单，观众的密度呢？”

“肩并肩地坐着，身体上半部毫无遮挡，我想知道‘塑料’是否……”

“耐亚同志会告诉你你所想知道的一切的。”法西尔柔声说道。

戴丽亚继续说着：“我想知道耐亚同志为我选择的‘塑料’是否是那种带钢珠的自行引爆的那种，就象在克雷默煤矿所使用的那种一样，而我们要求的也正是‘塑料’，它的形状和结构都成问题。”

“为什么？”

“当然是重量。”她显得对法西尔有点不耐烦。

“若是没有炸弹呢，同志？如果你想以此来耸人听闻，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同志，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也必须有你的帮助，我不想装成象你一样的行家，我们不是在竞争，妒嫉对革命毫无益处。”

“告诉她她想知道的一切。”耐亚的声音很严厉。

法西尔懦懦地说了戴丽亚想知道的关于炸弹的情况。当他听到戴丽亚说要让那整个体育场平均每人承受 3.5 个炸弹时，他的眼睛都瞪大了。他似乎可以看到那整个体育场里血流满地，到处是炸碎了的人的肢体。她所选择的目标与克雷默煤矿相比何止是超出千倍！

法西尔继续说完了他的话。戴丽亚看着他，她说不出他脸上的微笑是出于耐亚对他的满意还是他对耐亚的害怕。她不清楚法西尔是否知道元月 12 日“塔兰”体育场举行的那场超级橄榄球赛的头二十一分分钟内将发生的大爆炸已在眼前了。

戴丽亚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了将近一小时。当她被唤回耐亚办公室的时候，她发现那儿只剩下“黑九月”的总指挥一个人了。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书写台灯发出微弱的光。耐亚背靠着墙，穿着一件浴衣。灯光下他的手里拿着一柄小刀，当他说话时，他的声音变得很柔和。

“干吧，戴丽亚，你能杀死多少就是多少。”

他又迅速地背向灯光站着，脸上的微笑显得很轻松，黑暗中只能见到他的牙齿在闪光。他似乎很愉快。他打开工具箱，从中取出一个小小的雕塑来。这是一个麦多那的雕像，就

象放在专售宗教书籍的商店橱窗里的那种，色泽和造型都很精致。“好好看看它。”他说道。

她将雕像拿在手上，那东西大概有一斤重，感觉上去不象石膏的。尽管是模子里浇出来而不是切割出来的，但它的边缘仍有一条不明显的合缝，雕像底下打着“台湾制造”的字样。

“‘塑料’。”耐亚介绍说，“和美国的 C-4 很相似，是远东生产的，而它的许多性能还胜过 C-4，它能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件单独的东西，而稳定性又强，在 50℃ 之内有很大的伸缩性。”

“一万二千枚这样的炸弹将在从今天算起的两周内运往美国，由‘莱堤西亚’号商船运到纽约。产品的商标表明这是台湾生产的，穆兹将作为进口商而把它们装上甲板，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让他保持沉默。”

耐亚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说：“你干得很好，戴丽亚同志，你一定够累的了，来吧，和我一起休息吧。”

耐亚有一套布置得异常精美的房间，就在楼上，而法西尔和阿里则都住在不同的楼面上。

戴丽亚坐在耐亚的床边，膝上放着一台小录音机。他让她录制一盒磁带，以便在爆炸后能在贝鲁特电台中广播。她裸着身子，耐亚倚在长沙发上望着她，看着她在说话间渐渐地兴奋起来。

“美国公民们，”她对着麦克风说着，“今天，巴勒斯坦的自由战士在你们国家里行动起来了。这次行动是由于你们的那些该死的商人招来的，因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军火。你们的领导人充耳不闻我们无家可归的哭泣声。你们的领导人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暴行熟视无睹，而他们自己也在东南亚犯

下了滔天罪行，枪炮、飞机，还有成千上万的军费从你们身上刮出来，送到那些战争狂的手中，而你们很多人却在挨饿。这是不容置疑的。”

“听听吧，美国人民，我们想成为你们的兄弟，你们必须抛开罩在你们头上的丑行，从今以后，每一个死于以色列人之手的阿拉伯人都要用一个美国人的血来偿还，每一处被以色列刽子手们毁坏的穆斯林圣地或基督圣地也必须用一处美国的同样的地方来偿还。”

戴丽亚的脸上显得很兴奋，胸脯也上下起伏着，她继续说道：“我们希望这种惨剧能不再发生，路由你们自己选择。我们希望不再用流血和痛苦来作为另一个新年的开始。”

耐亚站在她的前面，她伸过手去搂着他，耐亚的浴衣悄无声息地滑落到地板上。

戴丽亚和耐亚躺在床上缠绵，而就在离这间锁着的房间的两英里处，一支以色列特别行动队正无声无息地在地中海边登陆了。

十二个行动队员从汽艇旁拴着的木筏上跃下来，他们都全副武装，然而却穿着商人的服装，脖子上还系着俄国的领带。所有人都脚着绸面的鞋，没有人扛着任何笨重的东西。他们表情严肃，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来黎巴嫩了。

月光下，海面呈现出一片烟灰色，海水轻轻地拍打着海岸。此刻是凌晨四点十一分，二十三分后太阳将从东方升起，十七分钟后，第一道晨曦将撒在城市里，他们疾步越过海滩，向海滨公路走去，那儿，另四个人和四辆小车正等着他们。

当他们离小车只有几步的时候，三十码外驶来一辆灰白

色的“洛福”车，车灯将前方照得通明，二个穿着制服的人探出身来，两支枪平伸着：

“都站住，检查一下你们的身份。”

随着几声象硬币落在土地上的声音，那两个身穿制服的家伙同时倒在了路旁的尘埃中——几发9毫米口径无声手枪的子弹穿透了他们的胸膛。

车里的另一个家伙想驾车逃跑，一颗子弹击碎了车前的挡风玻璃，同时也击碎了他的脑袋，车子一下子撞到了路旁的一棵棕榈树上，那个警察也被甩到了车外，两个行动队员迅速跑上去拖开三具尸体，但路旁一些人家的窗户内也亮起了灯光。

一扇窗子打开了，接着便传出来一阵阿拉伯语的愤怒声：“出什么事了？我要叫警察了。”

行动队的头儿站在车旁，用含混不清的阿拉伯话喊到：“法瑞玛在哪儿？如果她还不快点下来我们就要走了。”

“你们这帮醉鬼，杂种！再不走开我就要叫警察了。”

“喂，别生气，好邻居，我们就走。”街上传来又一阵含糊的阿拉伯语声，紧接着窗子里的灯也关上了。

不到两分钟，海水便浸没了那辆破汽车，还有那几具尸体。

两辆车驶向南方的鲁·拉姆莱特，另两辆则转向了北面，朝鲁范德驶去……

鲁范德十八号内。一个卫兵守在门前，另一个站在房顶上，抱着一支冲锋枪，注视着街上的情况。这会儿，房顶上的那个卫兵正靠着枪打盹，嗓子眼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门口的那个也正靠在门边，他刚到周围巡视了一遍。

耐亚已经睡着了。戴丽亚从他怀中轻轻地抽出身子来，然后起身走进浴室，她静静地在水笼头下站了一会儿，看着喷水器。耐亚不是个理想的情人。她边往身上擦肥皂边微笑着。她在想着那个美国人。她没能听到走道里的脚步声。

房间的门被猛地撞开了，耐亚睡眼惺忪地坐起身来。一道手电光柱照到他身上。

“耐亚同志！”来人的声音显得很急切。

“是的。”

冲锋枪响了，猛烈的枪弹把他打得贴在了墙上，鲜血四溅。杀手迅速地把桌上的东西扫进包内，这时，另一间房间里传出了爆炸声。

戴丽亚一丝不挂地站在浴室中间，看去象是被吓呆了。杀手用枪指着她湿漉漉的胸脯，手指紧紧地扣住扳机。眼前是两个多美的乳房啊！冲锋枪有点颤抖了。

“穿上衣服，你这个阿拉伯婊子！”他说着，转身走出了房间。

二层也传出了爆炸声，阿布·阿里的房间的墙被炸塌了，阿里和他妻子从被窝里被掀了出来。楼上的卫士们边咳嗽边冲下楼来，其中一个试图去抓一挺机枪，当子弹从他身上穿过去时，他向前冲的余势仍然不减，一头栽到了楼下。

当第一辆警车呼啸着赶到时，行动队员们早已跳上汽车消失在夜幕里。

戴丽亚穿着耐亚的浴衣，手里紧紧抓着小提包，飞快地跑上街，混杂在从楼里涌出的人群中。她努力地想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时，一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胳膊。是法西尔，只见他把领带绕在手上，捂在脖子的伤口上。

“耐亚呢？”法西尔问。

“死了。”

“阿里也肯定死了。我跑出来的时候看到他的窝被炸飞了。我从车窗里向他们射击，但……仔细听我说，耐亚已下了命令了，你的任务一定要完成。爆炸行动不能受干扰，人员都到目的地集中。那些自动炸弹也会运到那儿，还有你的手枪和那支 AK-47 将包在自行车零件里。”

戴丽亚用迷朦的眼睛看着他：“他们要偿还的，”她咬牙说道：“我要他们用十万个来偿还一个。”

法西尔把她带到沙巴拉的一间安全的房间里等待着天明。天亮后，他用车把她送到机场。她的衣服很大，但她已不在乎这些了。她太累了。

十点三十分，波音 707 呼啸着冲上地中海上空的云霄。当脚下的灯光渐渐地消失时，戴丽亚已沉沉地睡着了。